

弃为椰糖树宁做知风草 一岁一枯荣余生留荒城 ——跟随「知风草」柬埔寨行脚之五

2015-07-04



图片：弃为椰糖树宁做知风草 一岁一枯荣余生留荒城（夏小华摄）

Photo: RFA



图片：弃为椰糖树宁做知风草 一岁一枯荣余生留荒城（夏小华摄）

Photo: RFA



图片：弃为椰糖树宁做知风草 一岁一枯荣余生留荒城（夏小华摄）



柬埔寨人命运多舛，历经血染的红色高棉之前，已经饱受越战战火波及。台湾知风草协会秘书长杨蔚龄表示，泰柬边界在当时是主要的战场，战争时期尸横遍野，很多尸骨都还没有人收，也埋了很多地雷。

杨蔚龄讲起了在泰柬边境服务的亲眼所见，她说：「这边的好几个化身炉都是我们盖的，都盖齐了，有一次剪彩的时候，那个化身炉的旁边啊，站出去都有好多骨头，（记者问：怎么知道是战争那时候遗留的？）村民跟我讲的，我说怎么会有那些东西呢？它就直接在泥土地里融合在一起了，没有人收，后来曾有一段时间，我请他们把它拣骨、念经、焚化、火化，念经给他们。」

越战期间，美军在老挝、越南和柬埔寨边境洒下大量橙剂，即使过了半世纪，余毒未消。杨蔚龄说，泰柬边境的地雷村至今还有很多肢体伤残者、畸型儿。知风草见云晒县痢疾严重，七年前在柬埔寨与老挝边境，打了十口井，结果采样井水返回台湾检验，发现含砷和落叶剂及重金属，只好挂牌告示村民这水不能喝，只能拿来洗涤。

走访知风草在台湾国际狮子会协助捐款下，二零零五年在地雷村建立的都巴萨柬文完全中学。杨蔚龄说：「把地雷村从原本只有小学教育，提升到中学到高中，这十年来培养了将近五千个学生，如果不是这所学校的话，那么他们在这个地方恐怕到现在为止，都还只有小学教育。」

知风草另外募得十一万美金，为御园中学增建十间教室，从初中升格为完全中学。杨蔚龄说：「这个高中盖好了以后，将来附近的九所小学毕业生，他们会进来读初中跟高中，我们地雷村边境的都巴萨中学，是地雷村很重要的教育提升，这里是泰柬边境，很重要的，让学生有机会可以提升到高中的一个学校。」

御园中学校长麦思东透露，二零零七年开始，他多次向柬埔寨政府申请增建教室、增加师资等各项资源，但没有一样可以申请到，去年知风草主动上门要为学校建教室时，他不敢相信，一度怀疑是不是「诈骗集团」？麦思东高兴地说，初中升格为高中，他做校长的也赢得了好名声。他还透露，下个月完工落成时，教育部长也会来剪彩！

知风草目前每年总经费约一千万元新台币，工作人员约十位，这个小巧却战斗力高的非营利组织，在台湾社福界和柬埔寨的政府部门，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尊敬。他们扎扎实实在柬埔寨帮助上万名贫童就学、收容过一百二十二名战后无依孤儿、培训五千名贫童职训技能，为约三十所华校盖教室、图书馆等设施，在边境、地雷村、爱滋村兴建学校，引介医疗团义诊，捐赠一千六百多个骨灰坛给无名尸、建造一百零九座化身炉和义屋，赈济过两万四千户发放超过二十一万公斤白米。

外界大概难以想像，二十年前知风草成立之初，仅仅凭着三万六千元新台币(约现在的一千一百多美金)，就胆敢「闯荡江湖」，而这笔钱，还是知风草「灵魂人物」杨蔚龄集结她报导难民营见闻的「边陲的灯火」这第一本书的版税。她笑说：「知风草是没有钱就开始做事的！」

杨蔚龄从实践大学社工系毕业后，考进许多少女梦寐以求的华航公司担任空服员，四年后，她没有嫁进豪门，反而洗尽铅华、一头栽进难民营做人道救助的工作。触动她人生一大转捩的原点，是在曼谷机场看见大批难民所引发的好奇心。在难民营，她结识许多富有理想，却因红色高棉逃难的华人菁英，基于人亲土亲、同文同种的情感，激发了使命感。至今，扮演她和柬埔寨人沟通桥梁的七十四岁华裔翻译林老师，就是受红色高棉迫害沦落至难民营，一路共患难的忘年之交。

问她，父母支持吗？她透露，其实在难民营发生多危难的事，都绝口不提，只是每周一次打电话回家报平安，就连在难民营工作四年生了一场大病，回台医治的医药费，都是医院补助一半、跟朋友借一半的。难民营结束，她回台在报社担任副刊编辑，却经常噩梦连连，挥不去对那些无助灵魂的挂念。当时，报社和知风草的工作让她蜡烛两头烧，两千年生了一场大病后，杨蔚龄做了一个决定，告诉报社：「我觉得难民工作，是我生命、血液里的东西在呼唤，我必须离开报社，因为，我觉得我有一些理想跟承诺，等着我去实现。」

本台六天来，采访知风草在柬埔寨行脚的轨迹，自然地「闯进」了杨蔚龄在柬埔寨分会的寝室，她大方介绍说：「这么多年，我到柬埔寨工作，就是睡在这里，跟同事一样，一张桌、一张床、一个衣柜。」这位独身女子的所谓「闺房」摆放的「装饰品」，就是一尊尊慈祥的佛像，而这都是她到处剪彩化身炉，庙祝或大和尚致谢的结缘品。

办公室的桌椅书柜，则是台湾交通部捐赠的淘汰用品。洗澡和如厕呢？则是从大水桶舀出来使用，分会的伙食，每餐三样菜配白米饭。两天在外地的采访，住的则是一晚八块美金的旅馆。

想起杨蔚龄此行在暹粒省剪彩第一百零九座化身炉时，对台下的上千名学童和村民讲了一个故事，十多年前，她来到暹粒途中，看见一车载运餐厅剔除牛肉所剩的牛骨，因车子呼啸而过掉落一地，此时，一位牧童正赶着一批牛群经过，两只带头的大牛，走近闻了地上的骨头，再闻了一闻，然后开始掉眼泪，后面的小牛们静静不出声，也跟着掉泪，这悲伤的一幕，让她永远难忘，也让她突然懂了两件事。

杨蔚龄对村民说：「第一，语言不是问题，重要的是你的心要能够了解他的感受，你的心了解他，就能够通、就能够了解彼此。第二件事情，那个牛，虽然掉在地上的骨头，不是牠的亲戚、不是牠兄弟的骨头，但是牠知道，是和牠同类的骨头，所以牠伤心。动物，都有这个同情心，我们人类，更应该要有同情、疼惜的心。」

杨蔚龄告诉本台，她在意的，是一种价值，在生命的长河里，循着这个价值前进。

在飞回台北的航班上，凝视着浓妆艳抹穿梭服务的空姐，我居然看到了薄施脂粉的杨蔚龄身影。她本来应该在空中飞翔，但是她选择降落在柬埔寨雷区。她可以选择成为一棵挺立的椰糖树迎风招展，她却选择俯伏在地上，成为一岁一枯荣的知风草。她孑然一身，在洞里萨湖拉人一把。二十年来，这棵小草在承担大树的力量。可是，杨蔚龄这棵不起眼的知风草，又有什么人会看到她，记起她，伸出手去拉她一把呢？

特约记者：夏小华/责编：胡汉强 马平